

加營國好馬

(吳)康泰、朱應《外國傳》

(康泰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加營國王好馬，月支賈人常以舶載馬到加營國，國王悉為售[酬?]之。若於路失鞴鞅，但將頭皮示王，王亦售[酬?]其半價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五九·兵部九〇·羈]

【編注】

論者或以為加營、歌營（《南州異物志》、《洛陽伽藍記》），係同名異譯，唯今地考證則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伯希和主張在馬來半島南面，見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》，第177-180頁；藤田豐八認為在南印度Kulam（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，第557頁）；蘇繼庠以之當南印度的Koyampadi（〈加營國考〉，載《南洋學報》七卷一輯，另《南海鈞沉錄》，第198-203頁）；岑仲勉主張在尼科巴群島（《中外史地考證》上冊，124-125頁）。以康泰、朱應書其他條文觀之：“又有加營國北、諸薄國西，山周三百里……”（見前〈火洲火浣布〉），該地應在蘇門答臘島的北部。

天竺記



由扶南經拘利至天竺

（康泰《扶南傳》曰：）

昔范旃時，有嚙楊國人家翔梨，嘗從其本國到天竺，展轉流賈至扶南，為旃說天竺風俗，道法流通，金寶委積，山川饒沃，恣其所欲，左右大國世尊重之。旃問之，今去何時可到？幾年可迴？梨言：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，往還可三年踰。及行，四年方返。以為天地之中也。

[《水經注》卷一]

（康泰《扶南傳》又云：）

發拘利口，入大灣中，正西北入，可一年餘，得天竺江口，名恆水。江口有國號擔袂，屬天竺，遣黃門字興為擔袂王。

[《水經注》卷一]

恒水源於西北

(康泰《扶南傳》曰：)

恆水之源乃極西北，出崑崙山中，有五大源。諸水分流，皆由此五大源。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，流東南注大海。(枝扈黎即恆水也)

[《水經注》卷一]

【編注】

本條首段已見前〈扶南記〉，為使讀者完整參閱扶南至天竺的行程，故再錄於此。天竺即印度的古譯名，唐代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已□印度的譯稱。位於恒河口的擔袂，究竟應置於何地？岑仲勉以諸書的擔袂、擔袂或橫跌、橫跌、摸跌皆為傳寫之誤，均屬一地。唯康泰、朱應書中分作二名，卻值得認真考證。杉木直次郎以擔袂為Tamluk（見〈印度支那古代社會の史の性格〉，載《東洋の社會》）。

【編注】

本條末文“枝扈黎即恒水也”為《水經注》作者的見解，其前才是康泰書的原文。恒水或恒河是Ganges的譯名，又作恒伽、殞伽河。源出印度西北面，西藏的岡底斯山。“枝扈利”江，岑仲勉引清黃楙材《西輶日記》：“進扈枝黎江口，向東北行，曲折百餘里，兩點鐘到卡里格達”，謂應以“扈枝黎”江為正，乃出海口Hugli之對（《中外史地考證》上冊第217頁）。另《史記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阿耨達山……水出，一名拔扈利水，一名恒伽河”，馮承鈞以枝扈利應為拔扈利之訛。



阿耨達即崑崙山

(……崑崙山所出五水，粗以《佛圖調》傳也。又近推得康泰《扶南傳》，《傳》崑崙山正與《調》合。如《傳》，自交州至天竺最近。泰《傳》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。釋云賴得《調》、《傳》，豁然為解……。)

[《水經注》卷一]

(《扶南傳》云：)

阿耨達山即崑崙山。

[《釋迦方志》卷上]

【編注】

本條唯第二段明言為康泰《扶南傳》之文，上一段係《水經注》作者據康書所得到的啟發與推論。阿耨達山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一曰：“則瞻部洲之中地者，阿那婆答多池也（唐言無熱惱。舊曰阿耨達池，訛也）”。季羨林等校注本（中華書局1985年版）注為“梵文Anavatapta音譯；巴利文Anotta，譯作阿耨達池；意譯無熱惱……佛教傳說認為它是殞伽、信度、縛芻、徙多四河之源”。有的以為該山是崑崙山脈的西崑崙，唯蘇雪林主張為岡底斯山，認為“但須覓得[恒河、印度河]此二河之策源地，便知阿耨達山何在？而二河實出西藏阿里之岡底斯山，故知岡底斯即阿耨達也”，“岡底斯山者，……乃由恒河原音Ganges而得名，……東南有三大池：一曰拉葛池；一曰瑪那薩羅沃池，……其名與《大唐西域記》之阿那婆答多池相近，知即中國人所譯之阿耨達池矣”。（見蘇雪林《崑崙之謎》，自跋一寫於1945年，自跋二在1976年。引自《百萬書庫·現代文學》之《蘇雪林作品集》：<http://www.yourblog.org/Data/20041/2593.html>）。

據《水經注》作者的看法，早在三國吳時，康泰、朱應在出使期間，通過“具問天竺風俗”，已對印度周邊的地理有了較深入的了解，誠屬難能可貴。



咳扶阨莉啞故

(《吳時外國傳》又云：)

天竺有新陶水，水特甘美，下有石鹽，白如水精。

[《北堂書鈔》卷一四六·
酒食部五·鹽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天竺國有新陶水，水甘美，下有石鹽，白如水精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八六五·
飲食部二三·鹽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：)

天竺國有石鹽，白如水精。

[《編珠》卷三]

【編注】

新陶即Sindhu對音，新陶水即印度河，與恒河等並列為印度大江，唯二者不可混為一談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九引《南州異物志》曰：“天竺有恒水，一號新陶水”，實誤。參見許雲樵《康泰吳時外國傳輯註》，第51頁。

棟漆傳篋啞故

(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)

張[漲]海州有灣，灣內常出自然白鹽，嶧嶧如細石子。每歲以一車輸王國用。

[《北堂書鈔》卷一四六·
酒食部五·鹽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漲海州有灣，灣中常出自然白鹽，嶧嶧如細石子。天竺國有新陶水，水甘美，下有石鹽，白如水精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八六五·
飲食部三·鹽]

【編注】

此條第二段提及漲海，其下連接天竺國文，可作為“漲海”含義非單指中國南海或東南亞一帶海域的例證。在康泰、朱應的同一部書中，已在東南亞、南亞等地，同時提及漲海。



安息、月支皆仰白鹽

(郭義恭《廣志》曰，甘水也……有石鹽，白如水晶。康泰曰：)

安息、月支、天竺至伽那調御[洲]，皆仰此鹽。

[《水經注》卷一]

【編注】

安息即後來西亞波斯一帶，今為伊朗。月支又作月氏或大月氏，應在中亞及阿富汗北部。天竺即今印度。至於伽那調洲，應在緬甸西南岸海域。

國人以鹽輸王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斯調洲，灣中有自然監[鹽]，累如細石子，國人取之，一車輸王，餘自入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斯調國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)

張[漲]海州有灣，灣內常出自然白鹽，嶧嶧如細石子。每歲以一車輸王國用。

[《北堂書鈔》卷一四六·酒食部五·鹽]

【編注】

斯調，伯希和、藤田豐八均主張在錫蘭 (Ceylon)，即今斯里蘭卡，其異譯有斯訶調、私訶條，均巴利文Sihadipa之對音，意為獅子國 (或師子國)，參見前引《交廣印度兩道考》、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諸書。但勞費爾 (Berthold Laufer) 在1915年《通報》刊〈火浣布與火鼠考〉一文，費琅在1916年《亞洲年報》刊〈葉調、斯調與爪哇考〉一文，均主張該地在爪哇島 (見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》及《譯叢續篇》，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)。以康泰本書所載大多方位判斷，斯調亦應於爪哇島求之。不過因有些條文如白鹽、金床等，與天竺貢獻有關，故涉及斯調的內容均置於〈天竺記〉。

斯調作白珠交給帳金床

([朱?] 應《[扶南異物?] 志》云：)

斯調國王作白珠交給帳，遣遺天竺之佛神。

[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三二·
帳五·珠交給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)

斯條[調]國王作白珠交給帳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九九·
服用部一·帳]

(又《[吳]時外國傳》曰：)

斯調王作白珠交給帳金床，上天竺佛精舍。
天竺王見珠圓好，意欲留焉，臣下諫，乃止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九九·
服用部一·帳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斯調國作金床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一·珍
寶部一〇·金下]

【編注】

本條第一段，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三二引文，作“應志云”，故常被解作“朱應《扶南異物志》云”之脫略，否則難以解釋為何朱書被《隋書·經籍志》確載，但卻未見兩晉至唐、宋諸書所引用。又因“應志云”之文，與《吳時外國傳》引文大同，故成為康、朱二人之書應是同一部的例證。唯此係孤證，又似嫌過於簡陋，不足為據也，正可謂“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”。



天竺出毼毼

(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)

天竺出細靡毼毼、毼毼。毼毼細者，謂之毼毼。

[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三四·服飾部三·毼毼三一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)

天竺國出細靡毼毼。

[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三四·服飾部三·毼毼三〇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天竺國出細靡毼毼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〇八·服用部·毼毼]

【編注】

許雲樵云，“毼毼，即毼毼。《通俗文》曰：‘織毛褥謂之毼毼。’今所謂地毯也。”（《康泰吳時外國傳輯註》第51頁）今西域（包括新疆及中亞）、南亞一帶，仍以織地毯為傳統工藝。

天竺出黑白眊

(《外國傳》云：)

黑白眊出天竺國。

(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二一·眊三一)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黑白眊出天竺國。

(《太平御覽》卷三四一·兵部七二·眊)

【編注】

《北堂書鈔》與《藝文類聚》兩書所引《外國傳》或《吳時外國傳》，其文均同，可見隋、唐以前，單標《外國傳》者，大抵均指康泰之書。自隋、唐以降，則多加上“吳時”二字。眊，據服虔《通俗文》云：“毛飾曰眊”。

烏文國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烏文國，昔混滇初載賈人大舶，所成此國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烏文國]

優鉢國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優鉢國者，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，國土熾盛，城郭、珍玩、謠俗與天竺同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優鉢國]

【編注】

烏文地或考為馬來半島，或考為印度東海岸。前者見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》，第152頁；馮承鈞《中國南洋交通史》，第16頁；陳序經《扶南史初探》。後者見陳荆和〈林邑建國之始祖人物〉，載《學術季刊》五卷二期；許雲樵《南洋史》上卷，第105頁。按上文之意，混填出發前往扶南，應從烏文國發舶，考慮到混填應是印度東南岸一帶的人，雖然其祖國與發舶地不一定等同，但如置烏文於印度東岸或緬甸西岸，似較穩妥。

【編注】

優鉢之地望，當在印度東南岸求之。許雲樵《康泰吳時外國傳輯註》云：“優鉢國，不見他書，似為梵名Upat之對音，既云在天竺東南五千里，土地熾盛，應在印度東南隅求之。天竺有五，此天竺應指中天竺言。陳荆和考為Odradesa之訛略，與烏文為一地（見〈林邑建國之始祖人物〉），岑仲勉則指為摩竭提國之異譯（《中外史地考證》頁一四一），皆未妥，前者對音不切，後者地望不合，姑闕疑待考。”（第52頁）饒宗頤以為“優鉢”應為“優錢”（見《神丹經》）之誤，即烏菴、烏茶，在Orissa，見《選堂集林（史林）》中冊，第558-559頁。

橫 跌 國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橫跌國在優鉢之東南、城郭饒樂不及優鉢也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橫跌國]

濱 那 專 國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濱那[那]專國出驥(都田切)馬及金，俗民皆有衣被結髮也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濱那專國]

【編注】

橫跌與前引混填祖國模跌或諸書之摸跌、橫跌等等應為同名異寫，其中必有一誤。按照本書各條，優鉢在天竺東南，橫跌又在優鉢之東南，則其地應為印度東南端。韓振華同意蘇繼廡之見，認為橫跌可能是《漢書·地理志》西漢遠航終點黃支的別譯，可作Kanchi之對音，即今之Conjeveram(參見附錄三所載〈康泰所記西南海上諸國地理考釋〉)。

【編注】

在康泰、朱應的《外國傳》中，濱那專與烏文、潭楊等是全無方位記載可供考證的國家。許雲樵在《康泰吳時外國傳輯註》中說：“濱那專，單文孤證，頗難確考，惟知出馬及金，出馬以月氏為著，產金推毗騫居首，其地既出馬，又產金，宜向印度北部求之”(第58頁)。岑仲勉、韓振華均主張在印度之Assam，為Pundravarddhana之轉訛，即唐代玄奘譯、辯機撰《大唐西域記》中的奔那伐彈那。

